



The government rehabilitated anthropology as a discipline in 1978. Anthropologists then establishe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Ethnological Society and the Anthropology in China, the Society for World Ethnic Studies, the China British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established departments of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in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offering a major 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long with M.A. and Ph.D. programs. Institutes were set up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gional branches, including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y (Ethnic) Studies, and several provincial institutes have also been set up. Anthropology in Chinese University programs included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Beijing, University of Zhongshan (Peking) i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Xiamen Universit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with an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s. Anthropologists are staff for research center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research groups.

Experiences of Anthropologists in China

人类学

世纪真言

荣仕星 徐杰舜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in China

人类学

第10卷 第1期 2017年1月

世纪民族



中国民族学学会 主办

人类学世纪真言

荣仕星 徐杰舜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学世纪真言/荣仕星,徐杰舜主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1

ISBN 978 - 7 - 81108 - 505 - 1

I. 人… II. ①荣…②徐… III. 人类学 IV. 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 第 057300 号

人类学世纪真言

-
- | | |
|-------|--|
| 主 编 | 荣仕星 徐杰舜 |
| 责任编辑 | 李苏幸 |
| 封面设计 | 布拉格 |
| 出 版 者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
| 发 行 者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印 刷 者 |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9.625 |
| 字 数 | 500 千字 |
| 印 数 | 2000 册 |
|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81108 - 505 - 1 |
| 定 价 | 50.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从1999年开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在徐杰舜教授的主持之下,开辟了一个《人类学学者访谈录》的专栏。经过4年多时间的努力,徐先生和他的同事们访问了20多位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人类学工作者,并以翔实长篇幅刊登于专栏中。由于我一直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忠实读者,所以几乎所有的访谈录都浏览阅读过,觉得很有意思,增加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行业内故事,因此也常常对这些访谈录有先睹为快的感觉。如今,徐教授将这30多篇访谈录汇编出版为《人类学世纪坦言》一书,让更多的读者能阅读到学者们的“坦言”,实在是很值得庆贺的事。徐先生来信要我为一本书作序,我也就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徐教授与他的同事们访问的学者们在年龄上包括了老、中、青三代,所以在时间上代表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记忆;在区域空间分布上除去有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学者外,也包括北中南各地区的人类学工作者,所以代表了我国不同地区、受不同训练背景学者的经验。在单一访问时也许没有真正很有计划的谈话原则,但是结集编辑成书后却似乎已构成了一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口述历史”,虽说少了较早期学者的访谈,却也代表较近代的发展过程。从我个人的观点看,这部非正式的口述史最少展示了下面几项意义:

- 一、记录了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转折过程与经历。
- 二、显示了学者们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与努力。
- 三、说明了中国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建构的情况。

- 四、展示出人类学本土化与中国化的努力。
- 五、阐述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态势。
- 六、显示了中国人类学在不同地区发展的趋向。
- 七、凸显中国人类学者与国际人类学交流的状况。
- 八、展现中国人类学学者对全体人类未来的关怀。

由于有上述这几点很值得重视的意义，所以这本集三代中国人类学者的访谈口述史的出版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刻，取名为《人类学世纪坦言》，更是十分贴切的。我们从这些坦率诚恳、翔实道出我国人类学发展的种种情境、意见、观点与评论中既可看到人类学在中国百年发展的成果，也可以窥见新世纪人类学在国境内发展的前景。我个人作为中国人类学工作者的一分子，当然乐于为本书写序谨为推介。^①

李亦园

写于台北南港中研院研究室

2002 年 10 月 30 日

^① 此文为李亦园先生为《人类学世纪坦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出版）一书所作的序。

目 录

国际人类学的中国责任

- 访 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委员会副主席
荣仕星教授 徐杰舜 (1)

古典与现代、学科与分支

- 清华大学景军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7)

在田野中追寻教育的文化性格

- 中央民族大学滕星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19)

山水云霓任观瞻

- 广西师范大学覃德清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47)

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

- 台北中央研究院王明珂研究员访谈录 徐杰舜 (73)

走向人类学

- 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99)

人类学与瑶族研究

- 广西民族大学张有隽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117)

漂泊中的永恒与永恒的漂泊

- 台湾东华大学乔健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148)

走过西藏 走进北京

- 著名作家马丽华访谈录 吴健玲 (170)

民俗学与人类学

- 北京师范大学刘铁梁教授访谈录 罗树杰 (181)

人类学释放我的灵魂

- 台湾佛光大学翁玲玲博士访谈录 徐杰舜 (199)

走向深处：中国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态势

——中山大学黄淑娉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219)

我想象中的人类学

——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234)

历史人类学与“文化中国”的构建

——中山大学张应强博士访谈录 徐杰舜 (272)

把基因分析引进人类学

——复旦大学金力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285)

遗传结构与分子人类学

——复旦大学李辉博士访谈录 徐杰舜 (308)

人类学与国学

——中央民族大学王庆仁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320)

从摇滚乐到人类学

——中央民族大学张原博士访谈录 徐杰舜 (330)

《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

——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353)

人类学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浙江师范大学陈华文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385)

视觉人类学与图像时代

——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412)

让村民自己睁开眼睛

——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442)

民族学考古学本是一家

——云南民族大学汪宁生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459)

唯一剩下的只有挑战

——中南民族大学张玫博士访谈录 徐杰舜 (474)

人类学世纪真言

——中共中央党校徐平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487)

人类学中国体系的构建

- 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526)

附录

人类学本土化的必由之路

- 访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徐杰舜教授 施宣圆 (572)

我的人类学情怀

- 徐杰舜教授访谈录 海力波 (579)

颠覆与创新：从边缘走向人类学的学术中心

- 徐杰舜教授访谈录 吴 雯 (593)

人类学家也要反思自己

- 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徐杰舜教授
访谈录 吕永锋 (608)

国际人类学的中国责任

——访 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委员会副主席
荣仕星教授

徐杰舜



荣仕星教授

2006 年 4 月 19 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筹备工作会议”，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筹委会副主席、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专职委员、原中央民族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荣仕星教授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执行主编、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生导师徐杰舜教

授的采访，本刊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人类学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对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族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协调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近两年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

展观、和谐社会的理念实际上都是人类学理论的基本内涵。在这个大的背景下，2008 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和关心这个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奥林匹克大会”，我想先请您介绍一下“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可以吗？

荣仕星（以下简称荣）：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向《中国民族》杂志的读者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英文缩写 IUAES）组建于 1934 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的国际学术团体，是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最具影响的世界性组织，汇集了社会、文化和生物人类学家以及致力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机构，同时也吸纳了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联合会本身包括了世界各地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与组织，个人会员遍及全球。该组织的目标是加强世界各地区学者间的沟通和联系，共同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促进自然与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并在自然与文化和谐共存基础上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联合会的研究和其他活动主要由其各个委员会安排，包含了生物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对当代众多重大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研究。目前 IUAES 下设 27 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研究的问题都与人类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老龄化与老年人问题委员会、艾滋病人类学委员会、习惯法与法律多元委员会、食品与食品问题委员会、都市人类学委员会、旅游人类学委员会、女性人类学委员会、影视人类学委员会、儿童青少年与幼年期委员会、移民问题委员会、语言人类学委员会等。

IUAES 通过每 5 年举办一次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形式，为本领域提供一个讨论和传播研究成果的国际讲坛。它也举办中期会议、研讨会和论坛，鼓励参加其他国际会议与项目的人类学家参加。IUAES 利用其委员会激发人类学家们研究的兴趣，并

通过公开出版物传播研究成果。而其中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是 IUAES 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会议，也是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盛事，每届世界大会约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5000 名左右学者出席，有时也达万人，素有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奥林匹克大会之称。除了 1968 年在日本、1978 年在印度和 1993 年在墨西哥举行外，历届世界大会多在欧美国家举行：1934 年在伦敦；1938 年在哥本哈根；1948 年在布鲁塞尔；1952 年在维也纳；1956 年在费城；1964 年在莫斯科；1969 年在巴黎；1973 年在芝加哥；1983 年在魁北克和温哥华；1988 年在萨格勒布；1998 年在美国威廉斯堡；2003 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第 16 届世界大会将于 2008 年在中国昆明举行。

徐：从您的介绍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人类学是国际显学，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人类学在中国还处在一个比较边缘和弱小的地位，与国际人类学的地位相比，差距很大。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申办 2008 年的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并且能得到国际人类学界的支持呢？

荣：你说得对，中国的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相比确实差距很大，但是，正因为有这个差距，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又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申办 2008 年的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简要地说，中国是人类学研究的大宝库。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历史连绵五千多年而未中断过的国家；民族众多，从古到今无数的民族或族群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演出过许多民族互动、融合、整合、认同的历史活剧；文化多样，中国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吸纳、融合、凝练了世界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又丰富多彩的东方文化。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学民族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课题。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发展，我们需要申办 2008 年的世界大会。

另一方面，国际人类学的发展需要中国经验。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前面讲了中国需要人类学，反过来，国际人类学也需要中国。需要中国的什么呢？当今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被民族问题困扰着。民族问题已经成了许多国家的重要社会问题。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族际和谐？不仅政治家们在寻求药方，人类学家们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们也在探讨。而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战略和策略，或者说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和中国的民族工作，使得中国各民族在互动中走向了民族和谐，实现了民族团结，发展了民族经济社会，这一切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的赞誉，国际人类学界也十分需要了解和探讨人类学的中国经验，所以，我们申办 2008 年的世界大会，得到了国际人类学界的广泛支持。

当然，除此以外，中国申办 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还有利于进一步宣传、展示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成就，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所以，2008 年在中国召开的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国际人类学都是重要的，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徐：我很同意您的分析，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在中国召开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学术层面来说，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您作为筹委会副主席，并且协助筹委会主席牟本理同志工作，现在离 2008 年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年时间了，您认为当前应当如何做好筹备工作？

荣：正因为 2008 年在中国召开的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意义重大，所以我们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按照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同志在筹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讲的那样，一要切实做好学术准备工作，写出能进行世界性对话、能与各国学者交流的一些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二要通过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 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宣传力度。不仅要让学术界的

学者们广泛知晓、积极参与，还要让社会公众广泛知晓，通过宣传对公众进行一次人类学知识的普及教育，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

徐：您讲到人类学的学科地位，这很重要，对于人类学来说甚至是一个学科的生存问题。而我们知道，国际人类学一般包括体质人类学（又称生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考古学四个方面。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不仅涉及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而且还包含了与自然科学交叉的众多学科；不仅包括了学术和理论问题，也包括了应用和实践问题。近几年，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女性人类学等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人类学的学术队伍还比较弱小，而且从学科上来说还处于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地位，甚至中国人类学会与中国民族学会至今还没有实现整合。对此，您有什么看法？面对 2008 年的世界大会，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荣：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尖锐。目前我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与 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确实很不相称。但是，话又说回来，正因为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人类学在中国的边缘化和弱势，而为了发展中国的人类学，所以我们要申办 2008 年的世界大会。通过主办 2008 年的世界大会来促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对此，李德洙主任在这次筹备工作会上的讲话十分明确地指出，要“加强协调，形成合力”，一要加强筹委会各部门间的协调，形成组织合力；二要加强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协调，形成国际合力；三要加强与相关学科的协调，形成学科合力；四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形成社会合力，做好筹备工作，开好世界大会。我相信，只要大家以国家利益为重，万众一心，一定能开好这次世界大会。

至于中国人类学的一些具体问题，据我所知，目前正在协调处理之中，如关于组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问题，经过与

教育部、民政部的协商，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准备撤销或更名，在保留中国人类学会和中国民族学会的同时，成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2008 年将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名义主办世界大会。人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筹委会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即人类学与民族学并列为一级学科，目前还等待有关部门审批。凡此等等问题，只要我们勇于正视，积极协调，都是可以妥善解决的。只要对开好 2008 年世界大会有利的事我们一定努力争取办妥办好，为世界大会的召开创造最好的人文环境和学术环境。这就是国际人类学的中国责任。

徐：您介绍的情况正是大家所关心的。大家也希望通过 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召开来推动和促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并进而推动和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大家所期待的。最后，我想请您讲一讲中国主办 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目标是什么？

荣：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主办 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目标，就是筹委会主席牟本理在筹备工作会上提出的：把 2008 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真正办成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影响广泛、最精彩、最成功的一次世界大会，为中国的人类学争光、为中国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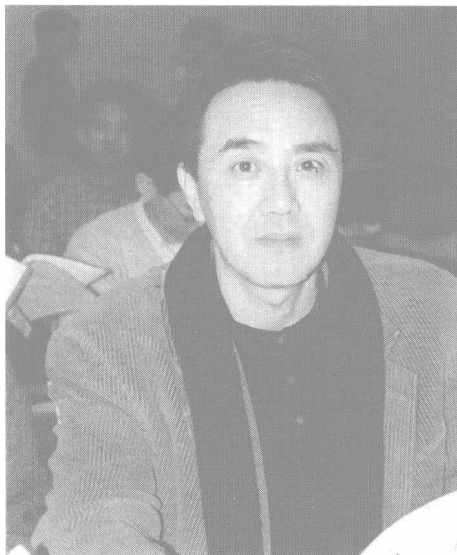
徐：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原载《中国民族》2006 年第 6 期】

古典与现代、学科与分支

——清华大学景军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景军教授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景军教授，欢迎您阳春三月到南宁来讲学。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在与李亦园先生、乔健先生谈到大陆的人类学情况时，都谈到清华，谈到清华就谈到您。今天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想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简历和学术背景。

景军（以下简称景）：首先感谢学报采

访我。我步入人类学这个学科是比较晚的，真正开始做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早期只是感兴趣，真正严肃的研究是从1990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班之后。在这之前我曾经当过记者。当时我做专访的时候就经常觉得自己的学术功底不够，碰到历史人物、事件，甚至包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总觉得知识不够，所以1985年我决定去深造。我那时对亚洲地区的发展比较感兴趣，

于是就申请了哈佛大学的东亚区域研究的硕士学位班。

徐：那您北外毕业是哪一年？后来又在哪里学习？

景：我在北外念完大三之后被选到《中国日报》，而后公派出国进修新闻学，所以大四是在夏威夷大学念的，1982年毕业之后回国到《中国日报》。1988年我从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我并没有马上想上博士班，因为当时想先做一些事情，所以就回国了。回国工作就是在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是费孝通先生创办的。当时这个所有许多不错的学者，有一个很好的学术氛围。我真正对人类学感兴趣可以说是一个偶然。1988年我们接到一个课题，是黄河中上游水库移民研究。这个研究项目导致了我第一次真正的实地研究，时间是1989年夏天，地点是甘肃省永靖县大川村。那里有三座水库，造成了几万人的移民。这里的水库移民问题是费先生去西北地区考察的时候从地方干部反映那里听到的。费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因为它牵扯到国家大型水利工程对农村人口的冲击。这个题目后来成为我整整10多年研究中的一个没有中断的课题。我们当时所关心的问题比较简单。第一个是移民社区的重新组建，第二个是生态问题。到1997年，为了研究水库移民问题，我先后考察了国内六个大型水库，最后把我的研究一直做到长江三峡移民的问题上。世界水坝委员会在1998年成立之后，我成为该会的中国顾问，写了一个背景报告，即《水库移民在中国》。

水库移民是我所做过的研究中的一个兴奋点。这种非常实用的研究对人类学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个人认为，人类学应该具备多元的研究方向，可以有非常古典的题目，也可以有非常现实的题目。比如说从北大走出的阎云翔，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的教授，也是今年马林诺夫斯基讲座的主讲人。他做的研究是礼品交换，就是送礼还礼，即他讲的“礼物流动”。我认为，他的研究题目是古典的题目，这是因为法国人类